

理学博士生周志发校园青春小说

起帆的

岛

周志发 著

SAIL TO THE FUTURE



花城出版社

理学博士生周志发校园青春小说

SAIL TO THE FUTURE

起帆的



周志发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起帆的岛/周志发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4
ISBN 7-5360-3474-1

I. 起 ... II. 周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834 号

起 帆 的 岛

周志发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鹤山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鹤山沙坪镇大林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1 插页 288,000 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360-3474-1

I·2873 定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起帆的岛》是博士生周志发创作的校园青春小说的第一部，主要描写高中一年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故事发生在浙江金华一带一所重点高中。作品以一个从农村考入县重点高中读书的周寒山为主线，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洋溢着青春与朝气的高中生形象。英语王子上官野；语文天才范涛；小里小气的滕苍澜；善于炫耀家财，爱出风头的黄铜；对女生充满好奇心的罗季公；能歌善舞的文艺尖子戴玉液；善于展现自我风采的柳艳红；敢于张扬个性，周身散发着灵气与才气的江梨；闪动着一双妩媚的大眼睛的汤妹；酷似冰霜的李落霜；斯斯文文的邵文静；五大三粗，憨厚性直，喜欢斯文女生的体育特长生赵大兵；爱吵爱闹的段生贵等，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精彩。

喜欢在课堂提问题，被物理老师李星辰认定，爱钻牛角尖，脑袋总往岔路上走的周寒山，既有乡下人的淳朴，又有天才的基因和思想者的头脑，而且他的脑袋里总有一位漂亮的女生，他那动不动就发愣的样儿，实在是可爱。但是，周寒山进入高中后不久就被来自各方精英散发的英气所淹没，尤其是英语王子上官野和语文天才范涛，着实让他感到头顶上有一层厚厚的云雾。上官野可以用流利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范涛可以站到讲台上有条不紊地分析课文，谈人生，谈写作。面对这些高才生，周寒山有些困惑。但他有一套超越“天才”的绝技——通过“有意识做梦”，在“梦的世界”里倾吐其苦闷，释

起帆的岛

放其压抑，表达其思想与情感，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这种超越他人超脱自我的方式，为广大中学生开启了一扇通往智慧与精神的大门。

本书对校领导及教师的形象刻画及心理描写也相当成功，读后发人深思。

2014/10

前 言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稿，走进一个写着一脸的才气与胆气的学者。他叫周志发，浙江人，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博士生，专业方向是核磁共振。他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放在了我的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张瑛小姐，我是读了您在《唉！高三》一书中写的‘前言’，毅然决定找您的。我相信您不会让我失望。”

我们聊了一会。他说，他一直留恋在高中读书的那段日子，半年前灵感突然来了，如洪水暴发，若不写出来，一定会大病不起。于是，他向导师提出博士休学，理由是休学写小说。导师以为自己听错了，请他将休学理由重复了好几次。导师终于听明白了。却说，他教了大半辈子书，带过不少学生，也遇到过休学的，但从来没见过休学写小说的，也没听说过。

我笑了，为这位与己同龄的年轻博士生的执著。

周志发告诉我，他本打算将自己读高中的那段生活写一本书，献给他高中的同学及教他的老师。但是，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与情感，即使客观地对那段生活扫描，也要花费一年的时间，恐怕要写3本书。于是，他的女友毅然大学休学，为他的创作提供援助。

周志发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太过自信。他说，他的作品是对20世纪80年代高中生的学习与生活全面系统的描写，一定会引起全国中学生的共振。他相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高中生及21世纪的高中生中大多数会支持他。我当时笑他是

起帆的岛

受其专业核磁共振的影响，向他泼冷水，让他暂时平静下来。他见到我时真的是好激动。

我深知，做书是不能感情用事的，不能动辄就被感动。告诉他，把书稿留下，回去等消息。

周志发走后，我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将作品认真读了几遍，就不再认为他是在吹牛。他的作品确实有阅读价值。作品的内容及人物都很丰满。不过，仅高中三年的生活他就写了3本书，我的确还是犹豫了一下。但我认为，如果因字数多而将其拒之门外的话，做为一个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的著名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我是有失天职。我就有愧于周志发的这份热情和对我的极大信任，有愧于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广大读者。因此，我决定将周志发创作的校园青春小说《起帆的岛》、《青春的骚动》、《苦涩的青果》陆续推出，奉献给所有的高中生。

但愿这套书上市后能如作者所愿。

张瑛

2001年4月于花城出版社

SAIL TO THE FUTURE



作者介绍:

周志发,男,1972 年生于浙江省金华;

1987 年 - 1990 年:浙江省金华市汤溪中学就读;

1990 年 - 1993 年:浙江师范大学物理系求学;

1993 年 - 1996 年:汤溪中学担任物理教师;

1996 年 - 1999 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

专业方向:核磁共振;

1999 年 - 2000 年: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攻读博士。

目前,博士休学,写反映中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的
长篇小说三部曲:《起帆的岛》、《青春的骚动》、
《苦涩的青果》。

起帆的

SAIL TO THE FUTURE

起帆的

岛

1.1 开学伊始

时令到了1987年的秋天。

9月1日是秋天最隆重的日子。在这几天里，全国各地，公路铁路进入了最繁忙的季节。一批批老生，或单独一个人，或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地坐汽车火车，穿过陌生的人群、大街小巷，回到阔别已久的大学校园；新生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有的踌躇满志地考上了大学，有的上了重点中学——半只脚踩进了大学的门槛；也有的父母满腹牢骚，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孩子上好的学校，生不争气孩子的气。不用说，这几天八仙桌上只有一碗干瘪的咸萝卜和永不发霉的霉干菜——两碗不景气的菜似乎预示着一个家庭灰暗的明天。

苦难的家庭，苦难的人们，他们欢乐与悲伤的焦点是孩子的学习。孩子的每一次升学都给家庭带来新的指望，甚至关系到父母在村子里的地位。他们走在路上腰杆子绷得都比别人紧——尽管随后沉重的学费、每个星期霉干菜里的肉钱很快就会压弯他们的腰。

车轮永远无法代替脚步。在这片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到处遍布着贫穷而低矮的山村，到处行走着买不起自行车的孩子。对于他们而言，飞鸽牌与凤凰牌自行车仍旧像星星一样遥不可及。他们只有依靠两条瘦弱的腿，从落后的家乡走到城镇去寻找新的希望。有的要翻过好几个山头，有的要赤脚趟过哗哗响的小溪……于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可见相同的足迹：一条条古老而沧桑的黄土地上印着一道道浅浅的脚印。显然，这些脚印太浅太普通，历史也不会记得有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从这里走向他的希望。但正是这样一条条鲜为人知的小

路，一个个鲜活弱小的生命来来往往，像单摆一样，月复一月地重复着。生命在如此简单而漫长的旅途中催发着新的希望——尽管他们说，微弱如风中之烛。

那脚印，弯弯曲曲地匍匐在草丛间、小溪旁、黄土上……像一串串音符，谱写着谁也无法读懂的歌谣——很多伟人就是从一条条平凡的小路走向不平凡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小路，这是一条满载着希望的丝绸之路。

弯弯曲曲的足迹终于交汇了——年轻的你我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同一个地方。

9月1日这一天，在通往南山中学千百条道路上，响起一串串黑色的解放鞋底敲地的声响，像士兵奔向他们的营地。

在九峰农中与瓦伊村之间的无名湖边，蹲着一位学生打扮，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的确凉衬衫，在湖边洗脸擦汗。他的眼睛长得特别的大，充满灵气与纯真。留神他的眼睛，里头有几许血丝——看来他太兴奋了，昨晚肯定没睡好。是啊，考进让人羡慕的南山中学，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在他身后的草丛间，横放着一口青色的木头箱子、一只白得像白云棉絮闪亮发光的尿素袋——里面装了十几斤杂交米，旁边还放了一根看上去刚做好的青色的竹扁，小巧可爱，颇具匠气。看来，他是挑着箱子尿素袋来到湖边的。看不出来，他单薄的身子已经在黑土地里磨了5年。艰苦的劳动使得他很有信心地独自一人挑着一副担子，走上15里路。

他默默地伫立在湖边，愉快的心情看什么都是美的。他舒心地微笑着看那水鸟在湖面上欢乐地自由地飞翔，心如湖水一般温柔地遐想着那秀发飘飘的女生。

像他这般年纪的心思是难以琢磨的。小小年纪已经开始想

女生。哦，无需指责！像他这个年龄，是该到了对异性产生朦胧的好感的时候，心灵深处藏着些不为大人所知的情感，一份难以描绘的温柔有时如山洪暴发，更多的时候像小溪潺缓般流过心扉。

他单独一人挑着“家当”走15里路到南中。外人看来，很需要勇气。可他简直像个大人，不需要家人送他上学。对他这个年龄的学生而言，已经算得上一次创举了。可他自己明白，他做这事压根就不需要勇气。自从他与嫣然初二第一次书信来往之后，他渴望独处的愿望就像原子弹爆炸一般强烈。从此，他不愿意与弟弟睡在同一张床上。为了营造独立的一个天地，他宁可睡到楼上的稻草丛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与爸妈在一起感到很不自在。他想逃开他们的视线，在无人监视的天地里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份家当即使重达百斤，他也会独自一人挑。他喜欢一个人走路，忍受沉重的负担的同时也换取了珍贵的自由——独自一个人走路的自由！

在这悠长的15里路上，他可以自由地想。外面的天地在他眼中消失了——明亮的大眼睛长在他的脑门上真是浪费！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设想的天空里：有时想花木兰充军，想边关的冷月大漠的沙石；有时他想小学时语文老师给他讲的薛仁贵当了大元帅回乡的故事……啊，年少的他可以甜滋滋地在自己营造的天地里无所顾忌地畅想：哪一天我也像薛仁贵一样衣锦还乡，穿着粗布衣裳的嫣然在水井旁晾着青布等待我的归来？

噢，如果是这样，生活该有多么美好啊！

湖边站久了，人就想亲近清澈的湖水——放牛娃的年代他常跳进去洗澡。现在他稍大了些，懂得害羞了。所以这位农家

的孩子用农民最淳朴的方式表示对湖水的喜爱：他坐下来，扒掉陈旧的解放鞋。扑通一声，把一双冒臭汗的脚硬塞到湖里。他一边洗一边想起与她在上盛水库一起洗脚的情形。唉，难怪他喜欢洗脚！他到深山砍柴回来时，与嫣然在上盛茶厂不期而遇。于是两人一起洗了一次脚。是他邀请她洗的——可以算是他第一次请客吧。这个老土的周寒山！他永远不会忘记，她为了回报他的“盛情”，唱起一首缠绵悱恻荡人心魂的歌。从此，那个夏天从来没有从他的心里消逝过。每一次梦到那一片景色，都是湿润润的带着汗味脚香。他记得，她的秀发在山风中飘荡，像清风抚摸着杨柳枝。她笑靥盈盈，洁白的牙齿像石榴一样晶莹剔透。那悦耳的歌声不是在耳畔萦绕吗！——

绿草苍苍，白露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愿逆流而上，找寻她的方向……

这首深情缠绵的歌一直伴着他到了汤溪镇上，让他忘记了疲倦。很快，他不得不从浪漫的《在水一方》回到现实中来。

当他走到汤溪医院与武警部队门口前的一根电线杆下时，肩头青竹扁发出吱吱的声响。没等他反应过来，箱子米袋猛地往下一沉……已经来不及了。

完了！他想。

竹扁从中间吱的一声裂开一道很长的口子——箱子米袋以各自的声响亲吻大地。不争气的竹扁两头耷拉着，中间几乎拗断了，不可能再继续当扁担使唤。

糟糕！

这只能怪他自己不好。只是为了图一时的好看，要爸砍那一根新竹。看见了吧，还没挑到南中的门口，就断了。

他生气地把竹扁啪甩在一边，望着墙角旁正开得鲜艳的打碗花生气。

旁边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大爷，正在垃圾堆里寻找他的一日三餐。看他把扁担摔了，赶忙凑上前来和他拉话，问他是否真的不要了。

他起初以为大爷来安慰他，还颇为感动——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哪里知道，大爷是想要他的这根不争气的竹扁。

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他气愤地想，我不要了关你什么事！

出于对老人家的尊重与同情，他没有发火。同时，他很快就明白，整天与垃圾堆打交道的大爷想拣回家当柴烧——寒冬腊月天可热壶好酒！

拿去吧！拿去吧！他哭笑不得，还有人要这玩意？当大爷高兴地拿走了他的青竹扁时，他看着大爷的背影突然感到有些悲凉——老人家就缺这么一根可当柴烧的青竹扁担吗？也许只有想到五保户黄奶奶在路上拾柴火弯腰时的背影才能让他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他心底冒出个想法：朱自清写的《背影》只是反映一份亲情，如果我写黄奶奶在大路上拾柴火的背影是否比朱自清写他爸的背影在立意上更加高远呢？然后再从黄奶奶的背影过度到汤溪镇上一位大爷的背影……

大路上人来人往。这天早上过南门街、汤溪广场的人们，大半是新生与他们的家长。新生在爸妈的陪同下，有说有笑地从他身旁走过——箱子都由爸扛在肩头。

若是依着他的性子，他会毫不犹豫地像出色的庄稼汉扛着箱子奔走。可妈说他是南中的学生，凡事都得有个学生样。他想等人少了再扛到肩头，到南中门口时表哥会帮助他。

他正懊恼地看着地上的箱子与尿素袋，巴不得路上行人越少越好。

这时，走来两位女生。大概是姐妹俩吧。他不在意地瞟了

一眼，整个人顿时冻僵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类：姐妹俩长着一副瓜子脸，肌肤雪白，毫无血色，脸上透出阵阵寒气——好像是冰做的。尤其是个子稍矮的妹妹，刺骨冰凉。如果她在汤溪镇上走一圈，说不定整个汤溪镇都会笼罩在一片冰雪之中。

他的牛眼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像似看到外星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哪里会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类。他习惯于有意识做梦，但即使是最富有想像力的梦里，也梦不到这样一张用冰做的脸。看来，他还没踏进南中的校门，已经开了一回眼界。

路上行人看到两位冷若冰霜的姐妹时，都纷纷驻足为之行注目礼。每一个回头的，都变成了一尊石雕像。

没见过吧！

汤溪的广场凝固了。只有姐妹俩在一尊尊石雕像旁行走。

还有一颗早已经麻木的心在垃圾堆旁寻找他的明天。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当那冰雕移到他的面前，这尊名曰东畝人的石雕像还是没有苏醒过来。当妹妹的轻声说到第三遍时，他才明白她的意思：她想与姐姐一起帮他扛箱子。她看出他的窘境。

他受宠若惊，脑袋摇得像风车。听到这两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生主动要给他拎东西，可把这位东畝的土包子吓坏了。

这怎么行！

为了说明他行，他迅速抱起箱子甩到肩头，伸出标准的农民伯伯的右手——手掌肥大，掌心满是茧子，抓住尿素袋，甩开大步……

他像逃难似地逃离两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

虽然他没有接受两姐妹的帮助，虽然他吓得像受惊的兔

子，但是一刹那间产生的感激从碧天而降化成一腔无声的春雨撒落在他的心湖里……他不会再把两个好心人当成外星人了。他已经看到，那冰冷的外表裹着一颗怎样热气腾腾的心啊！

谢谢你，冰冷的陌生人；谢谢你，说了一句温馨的话。可我是个庄稼汉，干力气活时是不能接受女生的帮助的。一口箱子，一袋米，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轻了。

他在飞奔！他似乎听到姐妹俩在喊他。

真想回头再看一眼，好把两人的相貌牢牢地记在心里——但箱子压在肩头让他无法回头。他暗暗发誓，有机会他一定要帮助她们。

从武警部队到南中，只有百来米远。他风风火火赶到校门口时，已经快9点。15里路他整整走了两个小时，身心与精神都疲倦了，但笑容满脸。毕竟他成为了征服者！特别是收获了两颗热气腾腾的心。

表哥盛寒昌早已经在校门口等他。看他风尘仆仆肩扛着箱子，满脸都是汗水。哪里像个学生！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表哥笑他土里土气，并问他是不是有母老虎跟在身后。

他呆了呆，两姐妹总不能算是母老虎吧。

“钞票依不要丢掉！”表哥提醒他。

他在屁股袋外拍了拍。“不会！”

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好像没有拍到钱。他满脸通红，再摸，又没摸到。这下他急了，因为屁股袋里的确没有。表哥提醒他是否放在别的口袋里了——别的口袋也没有。

天地！怎么办？钱掉了。

这可是要命的事情啊——50元学费不见了。大眼睛顿时旋转起两团盈盈的泪水，额头直冒汗。表哥也急了。他忙告诉表哥他刚才扁担断的时候曾经摸过钱还在……话没有说完，他

一溜烟往回跑。显然，这钱是在他扛箱子拖尿素袋撒腿跑动时掉的，离这里不远。

这要命的钱，你在哪里？他一边跑，一边呼唤，大眼睛在地上细细寻觅。瞧他急的，要不是牵牛的大伯吆喝一声，他几乎撞上迎面而来的一头大水牛。很快，他又遇到那冷若冰霜的姐妹俩。他想问问她俩，但又不敢问，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们——希望有些动静。

果然，当姐姐的开口了：“你的钱掉了么？”语气倒不是太冰冷。

他停下脚步，听她这样说立刻多了三分指望。他气喘嘘嘘地点点头。“哎，你…你…你看到没有？”他又急又害羞，脸绯红。只要一急，口吃的毛病顿时暴露出来。

那姐姐说：“看…看…看到了！”

她也有口吃？

“姐！”妹妹因为姐姐笑他口吃而不快。

他高兴极了，哪里计较得了这许多。“在……在哪里？”

妹妹忙伸手从姐姐手中把钱抢过来还给他，朝他笑笑——他第一次看到冰山美丽的笑容！

他喜悦地接过命根子，握得紧紧的。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再丢了。没等眼泪旋出眼眶，他伸衣袖揩掉了，一双红肿的大眼睛经过泪水冲刷，散发出晶莹的光泽。他，更可爱了！

姐妹俩注意到他红肿的眼。

他难为情地低下头去，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谢谢，太轻了，不足以表达对她俩的感谢之情。

现在，他又像一个十足的孩子。此时此刻，我们很难把他与挑 15 里路家当的“大人”联系起来。

他想着得赶快告诉表哥，他遇到了一双好姐妹。他突然跑